

书为眼眸

潘玉毅

天下事都藏在书本里头。

想来,传说中那只坐井观天的青蛙是不看书的,那位望洋兴叹的河伯也是,不然也就不会贻笑大方了。有了书,深居内陆的人可以看见汪洋大海,井底的青蛙也能看见广阔天空。

在书中,每个人都是千里眼、顺风耳,都有大神通,古人的学识、今人的科技,都能为我们所用。在书中,庾亮、鲍照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秦观,不同时代的诗人词人都可以成为朋友。在书中,我们除了可以遇见每一位神往的古人,与他们谈古论今,还可以看见每一道想看的风景,把它们拍成照片。现实生活中,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牵绊和束缚,虽然心向往之,能去的地方却十分有限,但是有了书,就可以打破这种僵局。只需打开书本,我们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即便是盲人,也能借助这双

眼眸,瞧见世间万物。鸟雀、虫鱼、蓝天、白云,听着著书者的讲述,脑海里便会浮现出栩栩如生的物象来。盲者不盲,这便是书的魔力了。

书的厚薄不同,深浅不同,如果说书是眼睛的话,读什么样的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们视物的距离,换言之,我们从一个人看什么书也能大概地推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读书又与写字密不可分。不过,此处的写字并不是指狭隘的书法艺术,而是一种统称。记笔记、做文章都可称之为写字。在看书、看世界的过程中,我们把某一时、某一刻的所思所感记录下来,虽是琐碎文字,待将来想起的时候却可以凭之见到思想的原乡,也可以对未来进行合理的想象。

一言以蔽之,书为眼眸,可以思接千载、视通万里。

站在冬天的门口

邓荣河

进入立冬,在南下寒潮的推动下,不管你愿不愿意,冥冥中都已接到了寒冬的邀请。尽管还没来得及与瑟瑟的深秋挥手,但确实实实在在了冬天的门口。

站在冬天的门口,可以装腔作势地旁观,不可若无其事地袖手。尽管名牌保暖内衣质量上乘,但裹得住瑟瑟裹不住凄冷;虽然小巧的手套华贵无比,但套得住畏缩套不住轻盈。

站在冬天的门口,翩翩的风度,抵挡不住急转直下的温度。呼啸的寒风,活脱脱一个醉酒的男人在痴——把春天娇滴滴的承诺,吹向了深不见底的山谷;把夏日如胶似漆的关爱,剥削得生疼;把金秋如痴如醉的诗意,吹打得无影无踪……不过,凡事都得一分为二看待。一暖一冷,本是永远不变的自然;一枯一荣,本是季节更迭的象征。因此,不必把一切都看得太在意,冬天的风是冬的使者,也是春的先

锋——瑞雪飘飘,恰是寒风送给春姑娘比钻石还珍贵的邀请……

站在冬天的门口,倔强的当属那些老态龙钟的古树。古树们像一个个思考者,光秃是仅有的装束,挺立是固守的气节。猎猎寒风是不绝于耳的笛哨,层层冰霜是翻阅不尽的典故。古树以独有的清醒,体味四季里温度最低的感悟——冷酷不单是一种劫掠,更是一种吸纳、一份进步,当枝干在寒风里无助地瑟瑟发抖,它的根须已触摸到了春的泥土……

站在冬天的门口,可以随便走走,也可以任意停停。走走,是因为室外有风花雪月的传说;停停,是为了室内温馨无比的诱惑。

站在冬天的门口,每个人都将具有双重角色:既是主宰冬天的主人,也是穿行在冬天的过客。最终一步步走近春天,是每个人无需选择的选择……

落叶纷繁的渡口

朱永娇

稻田在余晖下掩映着阡陌纵横
离开水乡的船
只引渡了一只黄莺
吊脚楼下那个萧索的身影
随划开水波的涟漪回流,晃动

记忆中那串斑驳的脚印
低矮的灌木,溪流里的田螺
拉扯着生活翻阅四季里的草木
落叶纷繁的渡口上
那小小的村子像是一双眼睛

小雪清寒一院暖

马晓炜

风景。只等冬日的暖阳晒上几日,将水灵灵的青菜晒蔫了、吹瘪了,再搬出角落里闲置了大半年的腌菜大缸、坛子和压菜的石头,刷洗干净后,把青菜一层层码进去,一层菜一把盐,最后压上石头,静待时光的发酵。这满缸满坛的腌菜,从寒冬腊月到来年的春暖花开,一直熨帖着全家人清淡的肠胃,将生活的恬淡和温馨,演绎得温暖而悠长。

奶奶和母亲忙得热火朝天,爷爷和父亲也没闲着。爷爷紧了紧系在腰间的麻绳,拿出事先剥好晒干的麻,按照所搓绳子的粗细,均匀抽出几根,坐在一条长凳上,一头压在屁股下,双手一合,便开始悠然地搓起了绳子。随着爷爷“呸、呸”地往手掌吐口水的声音,那如丝如棉的麻,像有了生命,在手中翻转舞动,瞬间透迤出一条光滑如蛇般的绳子。那一条条的绳子,不论捆庄稼、晒衣物、牵牛还是打水都少不了,家里的大事小情,也被它打理得井井有条、张弛有度。

在房前屋后清瘦的柿树、梨树、枣树、樱桃树下,当过兵的父亲正一丝不苟地用稻草挨个给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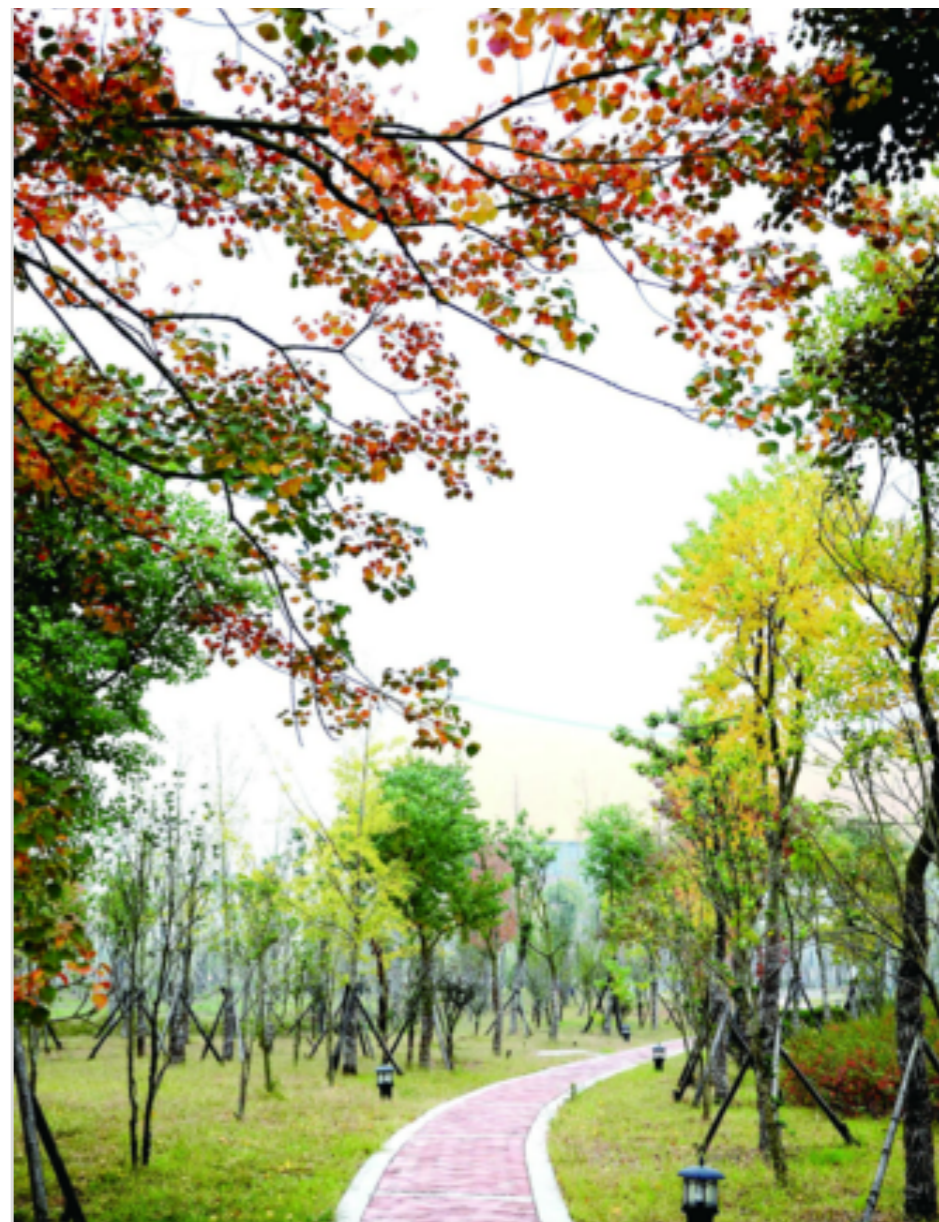
们穿上厚实的衣服。留在树上给鸟儿过冬的食物——柿子,稀疏地挺立在枝头,绽放着红彤彤的笑脸,俨然是代表那些细枝粗干,向父亲表达谢意。

“三哥,手上活若是不急,赶明个去搭把手行不?”村长朱大叔迈步进了院子,笑呵呵地对父亲说。朱大叔这个节骨眼上门,我们知道村上那口大水塘又要抽水捕鱼了,他是来动员父亲义务去帮村里捕鱼和整修鱼塘呢。视公家事如自家事的父亲满口应允了。接下来的一段日子,他将奋战在鱼塘里。当然,村里抽水捕鱼,可是全村人的盛大节日,不论大人小孩都兴奋不已,大人们是因为一年劳作终于可以收获了,孩子们则是因为能享受到舌尖上的美味了。

送走朱大叔,我和弟弟们摇动着爷爷新搓的绳子,穿着母亲给裹得严严实实的棉衣,疯跑着、欢唱着“小雪到来天渐寒,越冬鱼塘莫忘管”的民歌。清澈响亮的声音,立即把恬静的村庄闹得热气腾腾、暖意融融。

冬雨红豆

胡江丰 摄



秋径

李陶 摄